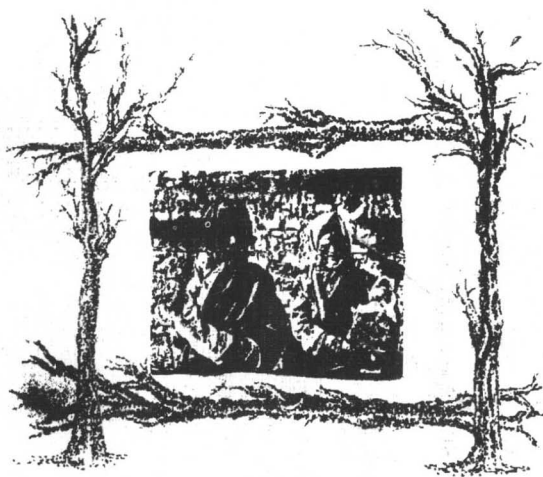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SOUTH-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1996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 R. CHINA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20034782

责任编辑：李福春

蒋 剑

装帧设计：葛伟征

1999. 1. 9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读者服务部

No. 6131897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35 千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书号： ISBN7-5367-1278-2 定价：15.80 元
G·225

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序

何耀华^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的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的日益现代化是巨变的中心，而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习俗、艺术与娱乐等等）的急速变迁，则是巨变在精神领域中的表现。

在文化变迁中，学习西方优秀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共识。但是，对孰是西方的优秀文化的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答案只有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按照小平同志在此提出的思想和标准，判断什么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西方优秀文化，那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应该怎样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必须以弘扬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若不是这样，中国文化就会在未来的

^①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世界文化中失去立足之地，更谈不上与西方文化争短长。因此，反对摒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西化”，过去是，今天是，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未来文化的取向。在这个宝库中，有许多有益于再创中国文化辉煌和世界文化辉煌的因素。以“修身立己为本”的因素来说吧，在《礼记·儒行篇》中，曾对作为人格的理想化模式，即做一个理想化的人作出规范，提出“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推贤而进，不望其报”、“慕贤而容众”、“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先劳而后禄”、“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之”等等的主张，这些规范自秦汉以来久兴不衰，而且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诸如此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宝库中的蕴藏是极为丰厚的，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它们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的基础之上。其次是撷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使它的独特性质更加得到发扬光大。只有这样，21 世纪的中国文化才能独树一帜，才能超越西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西南居住着 34 个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它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中国西南地域辽阔，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包含着对各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地方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创新。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出版，就在于要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为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作为构建 21 世纪

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根本取向，并给撷取西方优秀文化以正确的导向。

1996年4月12日

目 录

序	何耀华 (1)
西南丝绸之路概论	申 旭 (1)
大乘佛教各派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	段玉明 (28)
中国与日本的追悼仪式	(日) 广田律子 (75)
金刚乘与金刚舞	郭 净 (110)
论云南古代的文化艺术	王懿之 (137)
云南路南彝族习俗与宗教调查	范祖銓 (166)
玉米是中国本土栽培植物吗?	朱 霞 李小岑 (206)
Acumoxa in Yunnan: A Case study of Standardising Chinese Medicine at a Medical Colle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瑞士) Σ · Hsu (217)
抗日战争中的“驼峰”飞行	刘 芳 (249)
潘家村与横山庙	(新加坡) 曾 玲 (256)
“二·三”大地震后丽江古城修复的思考	郭大烈黄文 (279)

西南丝绸之路概论

申 旭

本世纪初叶，H·R·戴维斯少校在其《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一书开头时写道：当时，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想研究一下云南铁路问题，送上的却是一张加拿大地图，原来云南被认为是位于加拿大克朗伐克附近的育空，表明许多人不知道云南的地理位置。现在我们研究西南丝绸之路，还时常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原因很简单，这条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较低，学术上也不具备应有的地位。记得1990年在昆明参加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时，和印度等国的学者谈及此事，他们正在为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努力，并希望中国学者积极参与该项工作。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远远不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探讨。不论哪一项研究工作，如果想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只有靠科学的成果加以证明。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西南丝绸之路的知名度低而否认它的存在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指出：“当然，这条路如果同（北方）丝路以及南方海上通路相比较，事实上是一条并不引人注意的丝路，但是不能因此便说这条路在亚洲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没起到任何作用。以前，之所以没有追溯到这一点，大体说来也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比较迟，没有全面掌握史料，而今天有关东南亚的历史研究正在前进途中，从缅甸到云南道这条经路的历史以及以这条经路为引线东西文化借

以交融起来的历史，便重新注重起来。而且，当前如果站在东南亚史中的东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海上交通还很不发达的古代，从这个观点上看问题的话，东南亚正处于交错地带，这里肩负的内容是连接东西几条通路的重任。其中特别是通过缅甸、云南这条道路便是文化交流的重大枢纽。”^{〔1〕}

藤泽义美谈的古代滇缅通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蜀身毒道”，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同一篇文章中，藤泽义美指出：说起亚洲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经路，即古代所谓“丝路”一般可以举出两条：即经由中央亚细亚的内陆交通线，和唐代以后因阿拉伯商人行旅贩运而开辟的南方海上交通线，对于经由缅甸—云南—四川这条所谓“滇缅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如果现今且从中国通往印度的经路加以考察，在西域交通线以外就有：（1）经由西藏的；（2）经由四川—云南—缅甸的；（3）经由交州—云南—缅甸的；（4）海上交通线，等等^{〔2〕}。这就是说，亚洲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丝路”共有3条，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藤泽义美文章中列举的4条交通线，除海上交通线即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以外，其余几条皆可列入西南丝绸之路的范畴之内。

“西南丝绸之路”得名于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关于后者的定义，最初一般是指远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连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给这条道路命名的，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之为 Seidentrassen，“丝绸之路”（Silk Road）是它的英文译名。后来，随着东西方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涵义也逐渐扩大。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把李希霍芬所说的从中国到河间地区又扩大到更为遥远的

叙利亚，并得到了许多东方学家的支持和阐述。“由于丝绸之路是一条从东亚经叙利亚而连结欧洲及北非的大道，由于它是把欧亚非三大洲连结在一起的一条大道，所以，其地域是广大的、复杂的，而且许多民族都与此有关。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说它与整个人类历史都有关系也并不过分”。^{〔3〕} 这条丝绸之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根据这一定义，学者们将过去中国西南对外交通贸易的商道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面所谈论的这条西域之道上，各类成果也不断涌现。直到现在，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们对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各种与此有关的活动如“丝绸之路文化节”、“丝绸之路汽车拉力赛”等纷纷举行，甚至连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通往中国新疆的国际列车也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号”，从某种意义上显现了这条古道的永恒的魅力。

随着对世界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不但在陆路方面，而且也注意到了海路即“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关于海上丝路的航海史、港口史、船舶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不断面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派出了考察船沿海上丝路走了一遭，重新领略了对此领域进行研究的那迷人的风采。

同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相比，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探索不免有些令人汗颜之处。对这条路开始进行研究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1941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方国瑜先生就曾发表了《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1948年，夏光南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印缅道交通史》一书。但此后几十年中对此领域的研究不多，只有一些比较零星和与此领域相近的成果。

1987年，徐治、王清华和段鼎周诸位先生出版了他们的《南方陆上丝绸路》一书，近年来，成都出版社和云南民族出版

社也分别出版了《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画册)和《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等书,表明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拓宽。

不过,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论著而言,中外学者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对这条路的研究仅限于中国境内,而对境外的通道、丝路所经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西南与境外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往则很少述及,甚至对国外有关西南丝绸之路的文献都不了解。因此,从研究的角度而论,这条路尚未“走”出去,充其量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这也是“西南丝绸之路”在国际上知名度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外国学者对这条路的研究则更少,虽然近代有些西方人怀着不可告人但又路人皆知的目的,对这条路的部分地段作过勘察或探险,但这些活动与学术研究无涉。近来已有部分外国学者对这条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尚未看到比较有份量的成果面世。

其次,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涵义,它的研究体系以及时空范围的界定等,很少有人进行探讨。比如,这条路的概念的涵义是什么?它仅仅是指从四川通向缅甸、印度等国的“蜀身毒道”?还是应该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广西到越南、老挝、泰国等国的古道?“安南通天竺道”、“茶马古道”等是否也应被列入“西南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除了路本身以外,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到底应包括哪些内容?等等。

最后,现在的著述对微观研究的较多,而宏观研究较少;个别研究较多,整体研究较少。大部分著述是将探讨的着眼点放在某一地区的古道及与此有关的事件、人物、文物等方面,而对于这条路的形成和扩展,其所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在区域发展和对外交往中的作用等等方面论述的不多。比如,与

路有关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制度的确立，成都、宜宾、昆明、大理等中心城市的形成、发展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关系，这条路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关系发展中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对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的构成和分布，文化模式的形成和演化又产生过何种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意义却研究较少的问题。因而从总体上讲，目前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显得微观上不够深入，宏观上比较缺乏，尚处于浅层次阶段。

二

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包括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对于上面提及的种种问题，不准备也不可能在本文中逐一详论。在这里，先谈几点西南丝绸之路的粗浅看法。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名称，有以下几种叫法：“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等。“蜀身毒道”的涵义比较明确，是指从四川通过云南到印度、缅甸等国的古道，这个名称先由史书记载，后被有些学者将其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同义语。因此，在有些论著中，虽然用的是“蜀身毒道”之名，但其讨论范围却是指“西南丝绸之路”。就“西南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涵义来说，“蜀身毒道”的涵盖范围要狭窄得多，显然不能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代名词。

学术界有人将这条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是与通向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相对而言，但这个概念的涵义又过分宽泛。原因在于，北方丝路是一条陆上古道，但南方的丝路中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被中外学术界看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体系。如果我们把现在研究的这条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虽然与“北方丝绸之路”之名很对称，但它容易使人产生模糊概念，即把“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混淆起来，或者有“南方丝

绸之路”将“海上丝绸之路”也包括在内之嫌。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最接近符合我们所探讨的这条古道范围的一个称谓，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我们所探讨的这条古道不仅包括陆路，也包括水路，而且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沟通云南与越南北部的滇越麓冷道，据《水经注·叶榆水》载：“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伏波将军马援上书言：从麓冷道出赧古击益州。……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又云：“进桑县，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言从麓冷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赧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陆三千里。”由上可知，此道是从今云南昆明南下经个旧，在蒙自蛮耗（西随）沿红河（叶榆水）西下，经今河口（进桑关）进入越南永富省富寿地区（麓冷），是一条水陆相接的古道。这条古道与唐代的“安南通天竺道”的滇越段大体一致，只是唐代的记载要详细一些。据《新唐书·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从昆明到河口（古涌步）多为陆路，也有水路；从河口至越南河内（安南）则水路“凡千五百五十里”。再如，西南丝绸之路中的“蜀身毒道”，在进入缅甸境内的孟密、宝井（今缅甸东北部抹谷一带），便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同样是一条水陆两路并举的古道。

因此，从上面所谈的关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这条路的名称来看，当以“西南丝绸之路”最为确切。这个名称可以明显地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区分开来，又方便对其概念的涵义进行界定，同时它也符合现代中国西南地理区域的划分，因为说到底，“西南丝绸之路”也是现代人给这条古道定下的一个名称，所以，就其名称而言，我们认为统一使用“西南丝绸之路”比较合适^{〔4〕}。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时间界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上限，学术界大多数人将其定在公元前4世纪，仅有个别学者认为当时中印交通的陆路尚未开通^{〔5〕}。但即使如此，从下面所论述的蜀滇越之间的贸易道路来看，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通，因此，将其上限定在公元前4世纪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下限，有人认为止于隋唐，有人认为止于清末，也有人认为止于抗日战争时期，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将下限定在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理由是：

唐代以前，西南丝绸之路尚未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有些地段的商道还没有开通，况且唐代以前中国文献对西南丝绸之路的记载相对缺乏和笼统，很多地段的走向还不是很清楚。再者，隋唐时期，与西南丝绸之路有关的许多机构和制度尚未建立，比如中国西南地区的站赤和通往境外羁縻土司的驿站，部分羁縻土司到明清时期才“内附”中国，由此才出现了与其联系的新的“外事”机构和从中国西南通往其地的“官道”及其配套设施、组织机构和官吏等。西南丝绸之路包括“民间古道”和“官修古道”两部分，前者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后者。到了隋唐时期，民间古道逐渐失去作用，官修古道进一步发展，到了元明清时期才进入成熟阶段。因此，如果将下限定在隋唐时期，“势必只能研究民间意义上的古道和正在形成、发展中的官修古道，自然也就不能把握整个西南丝绸之路的全貌”。^{〔6〕}由上所述，将下限定在隋唐时期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将下限定在清代同样不能看到整个西南丝绸之路的全貌。进入清代，虽然官修古道已进入成熟阶段，西南丝绸之路也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但正当这条路的发展进入高潮时就寂然而止，人们就无法了解它的衰落和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况且即使进入近现代以后，西南丝绸之路的某些地段仍没有被废止，马帮的驮铃依旧荡响在寂寞的古道之上。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时，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才告一段落，此后便被纳入到现代意义

上的交通网络的范围之内。因此，清代可以说是官修古道的成熟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之间的结合期，从历史意义上来讲，古道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落，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古道也逐渐衰败下去；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古道又有了新的发展（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等大多是沿古道修筑的），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把下限定在清代末期，就无法了解整个西南丝绸之路从兴起、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全部过程，就不能对这条路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就无法对这条路的结局作一个全面的交待。把下限定在 1949 年，则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另外，人们在确定西南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时，大多仅考虑到中国境内的丝路状况，而很少想到境外的丝路。如果按中国历史的年代分期来看，清代以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几乎无法找到关于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段的比较有用的史料和记载，也就是说，西南丝绸之路到了中国边境地区或者再向前延伸一小段之后就“断”掉了，这只能被看成是一条尚未“走通”的丝绸之路。进入近代以后，一些西方人利用可以找到的十分有限的史料，对从境外通向中国的西南丝绸之路进行勘察和探险。抛开这些人的动机不谈，但应该说，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某些地段的古道路线客观上是近现代“走”出来的。经过他们踏勘以后，留下了对古代和当时西南丝绸之路的记载，人们对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段的走向和丝路所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国西南地区交往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者，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向前延伸，如果说中国西南地区的丝路是成熟于明清时期的话，那么，境外段的丝路则是成熟于近现代（按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而言）。

综上所述，我们把西南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定在 1949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在所有的关于这条路的著述

中都没有被谈及。这很可能是因为，大多学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从四川经云南通往印度、缅甸的古道，从他们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但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远不是“蜀身毒道”这一概念所能容纳得下的，即使“蜀身毒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对外交往通道，或者即使“西南丝绸之路”最初的概念主要是指“蜀身毒道”，但西南丝绸之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不断的拓展和向前沿伸。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西南丝绸之路”，已远非“蜀身毒道”所能代替。除了“蜀身毒道”以外，“西南丝绸之路”还应包括“滇越苍冷道”、“蜀安南道”、“安南通天竺道”、“茶马古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以及从中国西南通往泰国、老挝的古道等等，也就是说，凡在我们所说的时间界限内中国西南地区所有的对外交往通道，都应包括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之内。另外，当时西南境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通道如缅印道、泰缅道、泰越道、泰印道等等，同样属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范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西南丝绸之路”各条古道的来龙去脉，才能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三

为了使人们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体系和空间范围有所了解，下面对构成西南丝绸之路的几条主要通道作一概述。

1. 蜀身毒道

这条古道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存在，但到公元前2世纪才被官方发现，从而逐步引起重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

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大夏在今阿富汗，身毒即印度的同名异译。我国是世界是最早出现蚕丝的国家，而地处西南四川地区的蜀，又是种桑养蚕的发祥地，邛竹杖也产于四川。这说明根据中国文献，至迟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及西域诸国已有了贸易往来。从中国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缅甸、阿富汗等国，这是一条多么遥远漫长而又辉煌壮观的丝绸之路！

蜀身毒道由灵关道、犍道和博南道组成。灵关道由蜀（成都）经临邛（邛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榆（大理），犍道由蜀（成都）经犍道（宜宾）、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二道在云南驿汇合，之后称为博南道。博南道从云南驿经叶榆（大理）、博南山、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地。古代时期，这条道路是沟通川、滇、缅、印交通贸易的主要通道，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对它都比较重视。到了现代，由于修筑滇缅公路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古道已无遗迹可寻，在云南境内，只有永平至保山一段，仍可比较明显地领略到古道的风采。笔者曾专程考察过博南古道的部分地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蜿蜒崎岖的山路和青灰色石板上深深的骡马蹄印，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古代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通贸易往来的频繁和兴盛，横跨澜沧江上的彩虹桥头古堡的残迹以及石壁上层叠的题字和诗句，也是中国西南对外交往历史发展的有力佐证。

为了发展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东汉王朝在通往境外的商道上设置了永昌郡。永昌郡治所在今保山，正处在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缅甸和印度地区的古国（骠国和身毒）除了同中国官方保持关系以外，其商人还经常通过古道到永昌郡进行经济和文化交